

<<手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手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426536

10位ISBN编号：7535426530

出版时间：2003-12

出版时间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刘震云

页数：253

字数：158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内容概要

这是一部关于人们日常“说话”的小说。

据作者统计，人从早上睁开眼睛，到晚上闭上眼睛，要说三千多句话。

如果有人夜里说梦话，还得再加上三十多句。

在这部小说中有许多嘴，有人不爱说话，有人在说假话，有人在说傻话，有人在说实话，有人是话中有话。

主人公严守一是一个以“说话”为生的人，在电视台主持节目。

他的节目以说真话见长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不由自主开始说谎话。

当谎话和手机连在一起时，手机就变成了手雷。

作者简介

刘震云，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县。
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。

曾创作长篇小说

《故乡天下黄花》

《故乡相处流传》

《故乡面和花朵》(四卷)

《一腔废话》

《手机》

《我叫刘跃进》

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等；

中短篇小说

<<手机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吕桂花 第二章 于文娟 沈雪 伍月 第三章 严朱氏

章节摘录

17 《有一说一》开策划会的时候，费墨急了。

过去费墨跟大家急有些半真半假，这次是真急了。

费墨急了不是因为讨论的话题不符费墨的心思，或是什么人又伤了费墨的自尊心，而是针对开会的气氛和环境。

《有一说一》办公室分里外间。

外间摆着五部热线电话。

《有一说一》雇了两个小姑娘，一天到晚接电话，将接到的电话记录下来。

这两个女孩称自己是“陪聊女郎”，整天的工作就是陪人聊天。

《有一说一》节目火了之后，五部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。

有批评某一期节目的，有称道某一期节目的，有给节目挑错别字的，有提各种稀奇古怪问题的，如：居民区里能养狗，为什么不能养猪；张春生去北京打工，家里的老婆被村长睡了，应该怎么办；老梁拾了五千块钱，也还给了失主，但两人打起来了，原因是：应不应该给一千块钱回扣；我们是沧州粮油厂，上个月，我们已经注册了“有一说一”，开始加工大馅包子，你们节目再不改名，就算侵权；还有一些女孩打来电话，想给主持人严守一寄照片，问严守一的手机号码…… 《有一说一》编导们的办公室在里间。

里间大些，有五六平方米，曲里拐弯摆了十几张桌子，桌子间打着工作隔断。

办公室中间是个空地，开策划会就在这空地上，将椅子拉成一个圆圈。

严守一开始是主持人，后来又当了栏目负责人，在隔壁另有一个小办公室。

费墨的办公桌，也摆在严守一的房间里。

今天开大会，在大办公室里间。

本来想策划下一期节目，下一期节目准备做“河南人为什么爱撒谎”，但开会之前，费墨在小办公室发了火，告诉严守一，他有话要说。

有话要说不是说“河南人为什么爱撒谎”，而是针对前些期的整个节目。

他觉得这两个月的节目做得有些滑坡，有些言不及义，有些漫无边际，有些松；换言之，该松的时候紧，该紧的时候松；再不当头棒喝，再不开庐山会议，不知我们要滑到哪里去。

说着说着，一脸恼意。

看费墨真急了，严守一提起了心。

但严守一弄不清费墨是真对节目不满意，还是又在迁怒，昨晚又跟老婆闹了矛盾。

正因为弄不清，严守一只好顺着他的思路含糊。

不满意总比满意要好嘛。

不满意才能有提高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费墨的老婆跟费墨闹矛盾，也是无意中帮了《有一说一》。

于是开会之前，严守一拍巴掌：“大家静下来，今天开会，先不说河南人的事，先由费老说说我们。”

我们这一段的工作，又离费老的要求有一段距离，请费老把距离帮我们缩缩。

大家便静下来，听费墨发言。

在办公室里，大家坐的都是皮椅子，惟独有一张湖南藤椅，是专门给费墨预备的。

费墨落座到藤椅里，点着一支烟，开始发言：“这两个月的节目，用两个字可以概括：堕落。

除了‘米脂女的新陪嫁’这一期做得还可以，可以也就是笨拙一些，没有耍小聪明，其他都一塌糊涂。

现在看，你不要聪明倒好一些。

我以前就说过，做节目就像坐火车，走走停停，但我说的停是在车站，现在我们车站不停，正在半路上跑着，突然就停了。

火车跑起来，乘客不烦，是因为窗外有风光，现在我们把窗帘全拉上了……” 说着说着急了：

“是晚上吗？”

<<手机>>

明明是白天，拉上窗帘，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

还有铁轨，铁轨就是谈话的脉络，现在我们没有铁轨，任火车漫山遍野乱跑。

再这么跑下去，是要翻车的！

就像人活一辈子，如果没有追求，没有终极目的，整天漫无边际，想出一出是一出，你这是糟践生活你知道吗？

你这样堕落下去，耽误的就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；耽误的也不只是你们，还有我！

你坐过火车吗？

……” 严守一听说话头来了，费墨家里，昨天晚上很不平静。
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正因为不平静，费墨怒气大，说不定倒对节目有些新思路。

但这时编导大段的手机响了，打断了费墨的发火。

看大段打开手机，费墨停止说话。

如果这电话接的时间短也就罢了，谁知电话还很长，有三四分钟。

大段低着头，也不说话，只是闷头听，偶尔说一两个单词，语气也有些支吾：“……对……啊……

…行……噢……啊……嗨……听见了。

” 由于手机接得莫名其妙，大家反倒支起了耳朵。

大段挂上电话，仰起头，发现大家都在看他。

另一个编导胡可青有些兴奋，撇下费墨说：“肯定是一女的打的。

” 见大段要狡辩，胡可青用手止住大段：“我能翻译。

” 接着学着男女两种语调：“你开会呢吧？

对。

说话不方便吧？

啊。

那我说你听。

行。

我想你了。

噢。

你想我了吗？

啊。

昨天你真坏。

嗨。

你亲我一下。

不敢吧？

那我亲你一下。

听见了吗？

” 这时众人共同起哄：“听见了！”

” 大家哄堂大笑。

严守一也笑了，也有些兴奋。

但他突然看到，惟独费墨板着脸，脸上的恼意又在增加。

严守一意识到什么，忙用手势示意大家安静，又对费墨说：“费老，请。

” 费墨瞪了大家一眼，继续往下说；发过个人脾气，这时开始往节目上聚拢：“那我就不说

火车了，我说萝卜。

萝卜是常见的，萝卜皮通常是被视为无用的，但萝卜皮拌好，同样能登大雅之堂。

我们《有一说一》，就是以拌萝卜皮起家的，但我们现在开始拌人参了！

问题是人参也是假的，是塑料的……” 这时负责会议记录的小马手机又响了。

小马接受大段的教训，没敢在办公室接，而是跑向了阳台。

谁知费墨又停下不说了。

严守一忙把小马的记录本拿到自己面前：“费老，接着说，咱们不等她了。

<<手机>>

” 谁知费墨又点燃一支烟，看着天花板：“要等，我不能每人都说一遍。

” 严守一忙向阳台喊：“小马，快点，开会呢！”

” 小马忙关上手机，跑回来记录。

费墨又继续说：“那我就说不说萝卜了，我说狗熊。

狗熊掰棒子，还知道掰一个扔一个，我们期期节目都在重复。

看似内容不同，其实掰的都是同一个棒子！

怎么连熊瞎子都不如呢？

我已经忍了好长时间了……” 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又响了。

严守一接受前两人的教训，打开手机，看也没看，劈头就说：“开会呢！”

” 欲关手机。

谁知电话是伍月打来的，而且人已经来到了电视台门口，正在门口给严守一打电话。

严守一：“你来电视台，事先怎么不打一招呼呀？”

” 又说：“真不凑巧，我在外边办事，不在台里。

” 也是躲伍月的意思。

但伍月在电话里告诉他，门卫说，他清早开车进了电视台。

严守一一方面无法抵赖，另一方面怕手机接长了，费墨再发火，只好说：“那你把电话给门卫吧

。” 接着对门卫交待：“我是严守一，让她进会客室吧。

” 忙关了手机。

谁知大段有些幸灾乐祸：“你也玩儿现了吧？”

” 胡可青：“肯定也是一女的，我还能翻译。

” 众人又笑了。

严守一用手压住众人，已看到费墨脸色铁青，从湖南藤椅上站起来，收起自己的公文包，夹到腋下就往外走。

严守一知道事情闹大了，一边上前拦住费墨，一边对大家说：“开会都给我把手机关了，认认真真听费老讲，严肃一点！”

” 费墨把公文包扔到桌子上：“我刚才都讲什么了？”

” 小马忙翻笔记本：“费老，您讲了火车、萝卜，还有狗熊。

” 接着抬起头，迷茫地看着费墨：“费老，您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” 众人又想笑，但都压抑着。

费墨一屁股坐到湖南藤椅上：“我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！”

” 突然想起什么，点着众人：“但我倒觉得，我们应该做一期节目，就叫‘手机’。

” 首先指着严守一：“‘我不在台里’，瞎话张嘴就来。

” 又指众人：“我看不是河南人爱撒谎，是你们！”

你们在手机里说了多少废话和假话？

汉语本来是简洁的，现在人人言不由衷。

手机里到底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东西？

再这样闹下去，早晚有一天，手机会变成手雷。

我看倒不如把手机里的秘密都公布出去！”

” 说着说着忘记了自己的烦恼，开始兴奋起来，用手拍着藤椅扶手：“下期就做，不做河南人了，做手机！”

” 但由于激动过分，突然捂自己的胸口。

小马忙给他端了一杯茶：“费老，您别激动。

” 费墨推开茶杯，环视众人，慢条斯理地：“你们怕什么？”

” 众人面面相觑，不敢说怕，也不敢说不怕。

但这就是费墨要的结果，给他进一步发挥提供了余地，费墨拉开架势，又要长篇大论一番，严守一看他正在兴头上，估计一番话讲下来，又得半个小时，他想起伍月还在下边等他，担心她等急了，闯到

<<手机>>

办公室来，那也是一颗手雷，于是趴到费墨耳边悄悄说：“费老，您先讲着，我去找一下台长。”

费墨瞪了他一眼：“正在开会，找他干什么？”

严守一：“费老这策划毒，我去给他煽惑煽惑，如果这事能定，今天就定下来。”

又看着众人：“大家都别怕，手机里的秘密，该公布就公布，咱们也做回人体炸弹，给社会消毒！”

这谎撒得不够圆全，估计费墨也听出了其中的意思，但皱着眉摆了摆手，将严守一放行。

果然不出严守一所料，严守一刚走到门口，费墨就把手机一下甩到了原始社会，开始从众人抬木头“吭唷吭唷”讲起，说那时大家不撒谎，是因为那帮猴子还不会说话；现在你们爱撒谎，是因为你们学会了说话……屋里的人不敢笑，严守一在门外偷偷捂着嘴笑了。

18 严守一在一楼会客室找到伍月。

没见伍月时他有些发怵，见到伍月他反倒放松了。

因为伍月今天找他，并不是要纠缠往事，或是与解渴和消毒有关系，而是另有别的事。

而且这事跟费墨还有些关系。

自和于文娟离婚，这是严守一第一次见到伍月。

让严守一感到意外的是，几个月过去，伍月的外貌一点没变。

装束、发型、脸上的皮肤、胸前的篮球，还和几个月前在河边树丛里一样。

接着让严守一感到意外的是，面对面说话，她的口气已和电话里大有不同，电话里还有些斤斤计较，现在已由斤斤计较还原成大大咧咧，严守一便知道经过几个月的拖延战术，两人的关系再一次平安着陆。

严守一再一次感到自己占了时间的便宜。

见到严守一，伍月没顾上说别的，先嚷嚷去厕所。

严守一领她到厕所门口。

上过厕所，又去水房洗手。

伍月洗着手说：“严守一，我觉得你特小家子气！”

严守一靠在水房门口，拿着伍月的外套和包：“没惹你呀。”

伍月：“几个月不敢接我电话，今天又故意说不在电视台，把我当成送上门的鸡了吧？”

严守一听这口气，心就放回到肚子里。

他故意嘍了一下牙花子：“我哪敢呀，是我有些自惭形秽。”

又小声说：“开会呢。”

费墨发脾气了。

伍月：“前年在庐山，也是开会，怎么夜里跑到我房间来了？”

严守一倒有些不好意思：“嗨……”伍月关上水龙头，走过来，三下两下，把一双湿手在严守一的毛衣上抹干。

突然，头向严守一的脸前贴来。

严守一以为她要吻自己，急忙用手撑住伍月的额头：“冷静。”

伍月耸着鼻子嗅着：“哎哟喂，严守一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你都堕落到洒香水的地步了？”

这是沈雪清早起来调皮，自己化妆，故意撒到严守一身上的。

边撒边说，这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，像狗一样，撒泡尿在严守一身上留个记号，就把别的狗拒之圈外了。

严守一当时有些哭笑不得，现在就想用别的话岔开，但刚要开口，伍月突然意识到什么，板起脸来：

“哎，你刚才推我干什么？”

以为我要亲你呀？

我今天还非亲你不可！

严守一看看四周，将脸伸过去：“好，好，让你亲一下吧。”

伍月反倒把他的脸推开：“别臭美了。”

看不出来，自打跟了那教台词的女教师，还真要改邪归正了？

什么时候结婚呀？

<<手机>>

我给她当伴娘去。

” 严守一故作厚颜无耻：“好哇，到时候我通知你。

” 接着领她上楼，去电视台三楼咖啡厅。

伍月边走边“呸”了严守一口：“别害怕，没人搅你的好事，我今天找你是正事。

费墨写了一本书，想在我们社出，我们贺社长想让你写个序。

” 严守一有些吃惊，以为伍月在开玩笑：“给费墨写序？

找错人了吧？

我可是一没文化的人。

你要写本书，我倒可以写序。

” 伍月停住脚步：“行啊，我写，正愁没钱花呢，书名就叫‘有一说一’，彻底揭露你的丑恶嘴脸，封面上还得注明‘少儿不宜’。

” 严守一看看楼梯上没人，搂了一下伍月的肩膀：“我觉得书名应该叫‘我把青春献给你’，或者叫‘一腔废话’！”

” 伍月挣开他：“费墨的书已经发排了，你的序什么时候写呀？”

” 严守一站在那里：“还真让我写呀？”

费墨知道吗？

” 伍月：“他还不知道。

等你写了，我再通知他。

” 严守一想了想：“这事你可得慎重。

让我写序，费墨未必瞧得上。

” 伍月：“瞧不上也得写。

费墨这书，没法说了。

书名叫‘说话’，我看他就不会说话，从亚里士多德到孔子，从联合国到大学课堂，还有你们的‘有一说一’，圈子绕得挺大，每句话都很深奥，动不动还引用些洋文，但最后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于是等于什么都没说了！”

” 严守一想起办公室的费墨，现在还在原始社会呆着呢，便笑了：“既然你们这么瞧不上他，书为什么还要出呢？”

你们老贺脑子进水了？

” 伍月：“老贺脑子没进水，因为老贺的女儿，是费墨的研究生。

” 严守一明白了。

伍月：“老贺让你写序，并不是觉得你会比费墨写得好，而是想用你的序给费墨的书提提神，也不是让你提神，是想借一下你的名字给书打广告，不然这书一本也卖不出去。

” 然后掐了严守一胳膊一下：“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我把话儿捎到了，你爱写不写！”

” 严守一收回胳膊，挠着头：“我写没什么呀，费老的事，问题是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头。

” 伍月瞪了他一眼：“你跟我的事，就对头了？”

” 严守一又不好意思地：“嗨……”到了咖啡厅，喝了一杯咖啡，严守一似乎突然想起什么，看了看表：“哎哟，都十一点半了，我下午一点还得录像，该化妆去了。

” 但他的阴谋马上被伍月看了出来。

伍月站起身，照严守一脸上又“呸”了一口：“过去没看出来，学会耍心眼了。

” 又说：“以为我想跟你吃午饭呢？”

我早约好男朋友了。

” 严守一虽然知道她说的也是假话，但也只好嬉皮笑脸：“那好哇，哪天领来，让我看一看！”

” 伍月走了。

她的夹克衫很短。

大门口，她的身子往上一伸，露出一抹雪白的后腰。

看着那后腰，严守一心里一动，接着又有些落寞。

<<手机>>

平安着陆之后，他又觉得过去的解渴和消毒并不可怕。

世上的话，最黑暗的话，还数他跟伍月说得深。

比较起来，于文娟和沈雪，倒成了泛泛之交。

他走到窗前，看到伍月一个人从院子里穿过，向大门口走去，突然感到空气里飘起一丝失落和孤寂，这失落和孤寂不是飘向伍月，而是飘向自己。

他掏出自己的手机，想给伍月打一电话，把她再喊回来；但想了想，又忍住把电话装到了口袋里。

<<手机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现代的小说是非常时尚的，而《手机》嘲笑现代性，是比现代性更时尚的时尚。
刘震云是独一无二、无可替代的“鬼马”作家。

——王蒙 《手机》是对今天人们生活、生存的思考，写出了对若干人命运的关注，转而对民族群体的新的历史文化语境、包括在高科技的现实之下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，所以有先锋的精神和传统的白描。

文学的贡献在于不断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对世界观察的方法，《手机》实现了这一点。

——雷达 刘震云超出了他同一代的作家，始终能够在乡土中国和都市化中探寻一种价值。他确实是形而上地把中国的历史现实作了通盘思考之后出现了《手机》。

——陈晓明 《手机》这样的作品，确实对我们的生活，对整个的生存状态，提出了富有威胁的分析。

——李敬泽

<<手机>>

编辑推荐

《手机》是刘震云小说从乡土文学向现代都市转型的一次“大跃进”，作者对其他小说中一贯缺失的女性形象也做了充分的描写。

好友王朔曾说《手机》是刘震云小说中他最喜欢的一部，尤其是小说的第三部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第三部分并未在电影《手机》中得以呈现，却在即将播出的电视剧中得以充分还原，极大地丰富了电视剧的内涵。

<<手机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